

民國官匪

厉春蛟 著
作家出版社

传奇



本书是以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割据时期为大背景，写兵祸匪祸的。作者以幽默的文笔描绘了旧时代军官和八竿子土匪，以及当时社会上的相士、艺人、侠客、义士、鼓妞、妓女、议会参议员等众多人物的曲折离奇的故事。在笑谑中讽刺、批判了当时的暴政和苛捐杂税，及社会上诸多的黑暗、腐败。描写了殷实富户的被逼上梁山，安分守己的百姓备受苦难，就是觉悟了的军官也无所适从，不知出路何在的真正的历史面貌。

这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小说，是一幅20世纪新水浒人物形象生动的画卷。

ISBN 7-5063-2186-6



9 787506 321860 >

ISBN 7-5063-2186-6/I · 2170

定价：20.00 元



J247.5
656

87220

民國官匪 傳奇



厉春蛟 著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官匪传奇/厉春蛟著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 9
ISBN 7 - 5063 - 2186 - 6

I. 民… II. 厉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1783 号

民国官匪传奇

作者: 厉春蛟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翟跃飞

版式设计: 李天天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1.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186 - 6/I · 2170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厉春蛟 77岁，北京人。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。五十年代曾任工人出版社文学编辑。发表过诗、小说、特写等作品。1984年在山东兖州矿务局离休后又继续从事文学创作，陆续发表了《邻居》《豆汁儿》等十余篇中、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《鬼市》，并受聘于北京《经济学周报》，任淮海经济区记者站站长。



录

1	骡马大会.....	1
2	请财神	36
1	拉 竿	66
2	竞 选.....	106
5	鸳鸯戏火.....	132
5	黑白两道.....	182
1	弼马温.....	209
8	香消玉殒.....	245
2	玉山子八骏.....	278
1	名 妓.....	298
12	麋 兵.....	321



骡马大会

时维 1922 年阴历的三月初六，临城城里既是大集的日子，又是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。当时清朝早已让位，民国也已是第十一个年头。这临城地处通衢要道，南北是津浦铁路，东面是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，西面是鲁南四湖，不仅大量的煤炭要从这里转运，就是湖藕、禽蛋、鱼虾、稻米，亦多运到这里集散。此时，正值阳春三月，日丽风和，柳放新绿，农事不忙，集上摊贩麇集，赶会的熙熙攘攘，艺人趁集卖艺，人语喧哗，处处热闹非凡。那卖吃食的摊子：煎包、羊汤、丸子汤、驴肉、狗肉、鱼、烧鸡，更是一份挨一份儿。最实惠的是那现摊现卖的高粱面大煎饼，趁热卷上大葱、黄酱，或是辣椒炒芥菜，真是又解馋又压饿。自然，炒菜卖酒的也有，刀勺乱响，两三个人小板凳儿一坐，拉拉农家诸事，儿女婚姻，虽然酒肴无非是豆腐、芹菜、猪头肉，也未尝不是一次难得的牙祭。

人群里走着一位身材魁梧，却又文质彬彬的长衫人。此人三十出头年纪，穿着件浅灰色哗叽长衫，头戴呢子礼帽，脚下是细线白袜，青礼服呢圆口布鞋，一式的新派打扮。他



民国 官匪传奇

沿集市由北往南，三里长街两旁摆着布匹杂货、农具粮食，他只是略看了看，便走到南头宽阔地处的骡马市。他在骡马市上穿来踱去，不看驴、骡，只看马匹。看了一阵，竟无一匹稍像点样儿的，不免失望。正自踱着，凑过来一位干瘦老头儿，此人头戴一顶油垢斑斑的瓜皮小帽，穿着件青色半截子大袄，腰系一条蓝布带，肥肥的长袖，半掩着鸡爪般的双手，拿着根长杆儿旱烟袋，点头哈腰地说道：

“这位爷，你老是要选匹好马？是骑乘，还是驾辕？”

长衫人看了他一眼，知是个牙行经济，便道：“想买匹小口的马骑。”

老牙行直直腰打了个唉声说道：“咳，如今兵荒马乱的，甭说口外打仗，蒙古马过不来，就是陕西老客的青海马也来不了。”他顿了一下又说：“河北的老客明天到，这回的骡马大会是三天，总得有几匹半趟儿走的好胚子，您老明天再过来看看，挑匹小马自个儿压（驯）吧！”

长衫人点了点头，想到，如今各地军阀混战，都在招兵买马，争夺地盘，哪里还有马贩子千里迢迢来贩马呢！

他走出骡马市，向东北人多处逛去。走不远只见路上围了一圈子人，他探头一望，见一很阔气的老者，面庞清癯，颌下几根花白山羊胡须，穿着蓝缎子长夹袍，外罩青花缎子的坎肩，头上一顶硬胎青缎圆帽，帽顶上缀着一颗红珊瑚珠，帽额上镶着一块绿色莹莹的美玉；手拄根漆得亮亮的细手杖，脚上是白袜青缎布底鞋，虽是七十上下的年纪，仍显精神。他两只鼠眼正望着两位新派女学生微笑着。身背后站着四个人，一式青衣小帽，一个提着画眉鸟笼子，一个胳膊上架着鹰，一个拿着个藤编的茶具盒子，一个捧着个擦得锃亮的白铜水烟袋。几步前又有四个保镖，全是短衣襟小打



扮，面目狰狞，叉腰一站，挡住了两位女学生的去路。这两位女学生，都只有十六七岁，一式的绸面左大襟花夹袄，下身是稍稍过膝的青裙子，长筒白袜方口横绊儿青布鞋。两人都剪着短发，额前垂着刘海，一个长得清秀，一个胖得水灵。尤其是她们的衣领很矮，衣袖也是圆角倒马蹄儿的短袖，不仅露出一圈儿白脖子，也裸露着细白的手腕，一看便知是京里或省的“洋”学生。老头儿色迷迷地和两位姑娘胡缠，那两女学生却毫无惧色地与他理论。

长衫人认识这老头儿，他是逊清的翰林，很做过几年阔差使。他儿子现当着本城的公安局长，是这临城四关的一霸。驻军第六混成旅旅长与他交情莫逆，县长惧他几分。长衫人与这老头儿家原是世交，但自前年他在枣庄开了一爿织袜子作坊，12台手摇机子，生产“中华牌”线袜，这老头家在这临城也有一爿8台机子的织袜作坊，生产《仙女牌》线袜。当时线袜初兴，《中华牌》远销济南，《仙女牌》却织得粗糙，销路不畅，两家遂暗暗结怨。对这两女学生却不认识，不知是谁家的姑娘。今天撞在这老色鬼手里，怕是要吃亏；这长衫人原是好管闲事的，可这老头儿谁惹得起！正待掉头走开，却猛听见一女学生尖声嚷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又听嘶啦一声，那胖姑娘的衣襟被一打手撕破，胖姑娘忙两手把怀掩住。那苗条的姑娘气得脸色发青，两只大眼睛喷着怒火，大声嚷道：“你们这群流氓，叫我爸全毙了你们！”那老头却只嘻嘻地笑，说道：“屈尊二位小姐到舍下坐坐可好？”

那四名打手立即上前就要架人。那苗条的姑娘倒退一步，瞪着大眼急道：“你敢——！”又向老头：“快叫你这些人闪开，混账东西！”

老头哈哈大笑：“骂得好！还从来没人敢骂我呢，骂得



民国 官匪传奇

好听。”又向打手们吼道，“把小姐请到家里去，让她敞开儿骂。”打手们便又围上来。

长衫人再也忍耐不住，踌躇了一下，忽然计上心头，推开众人，挤到里面，向那些打手喝道：“且慢！”遂即向老头儿一抱拳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汪老伯，您老身体康泰！”

老头儿看看长衫人，干笑了一声，也拱拱手说：“噢，贤侄一向少会。今天……？”

长衫人道：“来赶个集。正要到府上去给老伯请安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老头儿冷冷地敷衍一声，两眼却仍盯住他面前的猎物不放。

长衫人却回过头来对那两女学生说道：“快回去吧，这里乱糟糟的，有什么好玩，你们的老妈子、马弁正找你们呢！”

四个打手怔住了，翻眼看着老头儿，两女学生也迷惘地望着长衫人发怔。长衫人忙凑上一步，在老头儿耳边悄声说道：

“老伯不知这两位小姐是谁？”

老头摇摇头，听他下文。

“其中一位，”他指指那苗条的姑娘，“是田督军如夫人的内侄女……”

“啊？”老头不禁倒退一步，看看长衫人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小侄前两天从省城回来，在头等车厢认识的。她们还带着个老妈子，一个跟班的和两个马弁，不知怎么的今天……”

老头想，怨不得这两姑娘全无惧色，忽然又想起，方才好像听她说了一句：“叫我爸全毙了你们。”啊，原来……他不等长衫人说完，忙向打手们挥下手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，你



们挡住小姐们干什么，还不快让开。”

两女学生悻悻地走了。临走又看了看那长衫人。

老头又问长衫人道：“听说省城学生正为什么外国的会议闹学潮，洋人们的会议，干他们什么事？”

长衫人答道：“是华盛顿会议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要重新瓜分在华利益，所以京城和各省的学生闹起来了——就是因为学生停课闹事，这两位小姐才被打发出来探亲的。”

老头乃问道：“她俩是谁家的亲戚？”

长衫人语塞：“这个……却未曾问及。”说罢便拱拱手说道：“小侄还要去办点货，跟老伯告退。”

老头也道：“请便，请便。”

长衫人走出人群心里好笑，便又朝城墙根的杂技场走去。

这里却有一洼水塘，是从城外护城河引进的水，稀稀疏疏地栽着几棵柳树，树干却也不细，枝条繁茂。柳树下便有些茶摊、饭摊，也有说书、卖艺的。只见一个把式场子，摆着一排刀枪之类，一个汉子正在场子中间白话：

“列位，今天这大集，是骡马大会。骡马大会，卖骡子卖马？不错。可是我们这些人不卖骡子不卖马，怎么着呢？常言说得好：‘是骡子是马，全拉出来溜溜’……”

长衫人听了此话心里一动，想到汪翰林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举动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那汉子却又说道：“也就是八仙过海，各显奇能。列位今天来着了，我今天给列位露两下子，打路拳，踢趟腿，太极拳、形意拳、大洪拳、小洪拳、八卦昆仑掌……都给您老练练。”说着拉开架式：“行家看门道，力笨看热闹，您上眼——”说着练了两下，边练边解释：“这是形意拳。学的



民国 官匪传奇

是龙——虎——猴——马——龟——鸡——燕——鹤——蛇——鹞——鹰——熊十二种飞禽走兽。出招讲究：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。要起如风，落地轻，快如箭，稳如松……”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他又换了一种架式，又比划比划说：“列位，这是查拳。查拳讲究：摔、拍、穿、劈、钻；踢腿是勾、踢、蹦、踹、弹。”他看了看围了三层的观众，又说道：“练把式不要钱。不过，各位，我得先卖卖我的膏药……”

长衫人知道他是靠嘴把式卖野药的，便待走开，却忽见那刀枪架后半歪着个小老头儿，衣衫褴褛，又瘦又矮。这老头儿原蜷缩在地上闭目养神，这时猛然睁开双眼，竟是目光炯炯，极见精神。这一眼，恰被长衫人看见，吃了一惊，知这老头儿才是真正练家子，便又停住脚步，然而那老头儿却走了。长衫人遂也挤出人群，溜溜达达信步走到一个书场里。

书场有两圈长板凳，板凳上的寥无几人，但板凳外站的人还不少。长衫人迈步进去，一撩长衫坐在正面的板凳上。说书的艺人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，长得也还秀气，脸上不甚丰润，脑后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。穿着一件天蓝色夹袄，周围沿着深蓝色的布边儿，更显得素雅，显见是农家姑娘。大概这段儿是刚开书，只见鼓妞儿站在鼓架子旁边，左手两指夹着两片半圆形铜片儿，右手持着鼓键，拉着架式在唱：

“列位明公，慢慢地听——闲言少叙呀，书又开了正封（篇）。前文说了个半本、本半，三下南唐奇英传，还有那半本、本半，没把它交代清。回文书再说何人等——再表表那白马银枪的小英雄。这位小英雄，立马横枪，马鞍桥上坐，虎目圆睁，好威风。他银枪一指开言道，叫一声女将你是



听，你要问你家小爷的名和姓，你坐稳了鞍桥，乍起胆子来，仔细地听……”

弹弦子的瞎弦师弹着弦子对话说：“姑娘我不怕，你把名姓道来。”

鼓妞儿接唱道：“我若讲出名和姓……”

弦师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鼓妞儿唱：“只怕是，得吓你胆颤心又惊！

“得吓你，头晕眼黑，头发根儿乍；得吓你，屁滚尿流难坐骥，滚鞍落马摔你个不轻；

“得吓你，三魂出窍，阴曹地府转三转，七魄难归没有了道行。”

弦师又插话道：“你姓字名谁，家乡何处？”

鼓妞儿唱：“提起我的家来呀，家又远，说我无名倒也有名。

“高山上点灯，灯头儿亮，大海里栽花，有根横……”

弦师：“何处人氏？”

鼓妞唱：“家住在山东、山西、湖南、湖北……”

弦师：“啊——？”

鼓妞：“全不是。北京城里才有门庭。”

弦师：“姓字名谁？”

鼓妞：“头辈儿爷爷开国的将；二辈儿爷爷正印先锋；三辈儿爷爷选了驸马；四辈儿爷爷大理寺的正卿。我的爹爹官职小，管着四府六州二十八个县，三品大员道台公。若问你家小将名和姓……”

弦师：“你何人？”

鼓妞：“列位明公，咱们下段儿接着听——”

咚、咚。她敲了两下鼓，弦师停了弦。桌后面一位老艺



民国 官匪传奇

人站起来喊道：“打钱——！”

鼓妞儿放下鼓键、犁铧片，拿起一个荆条编的小簸箩，在圈里向坐在板凳上的人要钱。她看准了长衫客人是位有钱的主儿，便先凑过去，请他开个利市。

“爷台，您老赏两个吧！”

长衫人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自然要赏两个。只是你这一个回头的书，连个小将的名字你都没唱出来，不给书听就下来要钱？”

鼓妞年轻，竟尴尬地木在那里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，众人都向这边望着。那老艺人也正用个小簸箩在外圈要钱。他早注意到这位衣冠楚楚仪表不凡的客人，知道不是平凡之辈，忙走过来赔笑道：

“爷台，小孩子家借台学艺，胡混您老个饭钱罢了。她哪里会说什么书，能逗您老开心一笑就行了。您想听书？我侍候您，您老点一段儿吧。”说着，他从脖领里抽出一把大折扇，刷地一声打开来，素扇面上写的满是鼓曲的鼓段和大部书的名目。长衫人看了看，便从腰际的小钱褡裢里掏出一把铜元，约摸一二十枚的样子，扔到鼓妞的小钱簸箩里，说道：“就唱一段咱们山东好汉的故事吧。”

老艺人连连道谢。说道：“中，中。《水浒》《响马传》都是小的正书。”说罢，他走到鼓架旁，把折扇、钱簸箩放在小桌上，拿起鼓键，却不用犁铧片，从小桌上拿起檀板，咚、咚敲了两下鼓，向听客一抱拳道：

“列位爷台，方才小姑娘唱了几句，无非是借台学艺，溜溜嗓音，顺顺辙口，胡混爷台们个饭钱。现在换上学徒我来，给您换换耳音。弦师调丝弦，先弹段曲牌儿，然后我致诚诚地侍候您一段儿咱们山东好汉的故事——程咬金劫皇



杠。”

说罢，他敲了两下鼓，弦师弹起三弦。老艺人的鼓点打得有门道，时轻时重，时徐时疾。弦子与前也弹得大不相同，瞎弦师五指频频转动，时似疾风骤雨，闪电雷鸣；一时又如雨过天晴；又忽然万马奔腾，千军骤至；霎时间又夫妻絮语，情意缠绵。听众虽是贩夫走卒，乡巴老汉，却也听得如醉如痴。猛然间，鼓键、三弦戛然而止，众人方从梦幻中惊醒，无不拍手叫好。

瞎弦师又弹了过门，老艺人左手轻扬，打板唱道：

“杨帝荒淫乱朝纲，暴政虐民怨声扬，十八路烟尘齐造反，群雄起义各霸一方。唱一段儿程咬金单骑劫皇杠，山东的好汉逞豪强。这才有英雄聚义瓦岗寨，卖耙子的坐银安——当了混世魔王……”

这段故事出自《隋唐演义》，说的是响马头子龙俊达，结识了好汉程咬金，在山东济南府小孤山长叶岭，劫了隋朝的贡银48万两，程咬金三斧子杀败靠山王杨林的两家太保。因为案情重大，朝野震动，程咬金一举扬名。后来秦琼、徐茂公等人聚义瓦岗寨，集众一万余人，公推程咬金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后随李密投唐，屡建战功，官封定国公。

长衫人是读过史书的，知道这一段故事，虽然只听了个开头，也不禁感喟，暗自想道：想我这逊清的末科秀才，又习武艺，兵书战策无所不读，平时也曾轻财好义，结交朋友，效孟尝君故事，就是在自家煤窑里也还养着一班好汉，在这军阀混战，草莽遍地之时，怎生得个机会，际会风云，轰轰烈烈干番事业，虽不能大德敦化，亦可小德川流，造福桑梓一时……哎，可惜是无阶可登，无门而入，军政两界无缘进身，空有一番雄心壮志，难得一酬！如今虽称民国，



民国 官匪传奇

还不是官匪一炉！程咬金倒未尝不是条路子啊！可又一想，自家是峰城望族。家资富有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难道真的去瓦岗寨不成？……他思前想后，也无心再听鼓书，趁一段唱完，给了点钱，便走出书场又信步漫游。却见一高坡空阔处，也围了一大群人，不知又是干什么的。人群里既无锣鼓响动，又无吆卖之声，他挤进人群一看，原来是一位相士在谈相术。见此人将近40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穿一件已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面皮微黄，留小平头，人虽显瘦弱，两眼却有精神。他声音不高，细声细气，正提高嗓音说道：

“……眉为保寿官，眼为监视官，鼻为申辩官，口为出纳官，目为采听官。相书云：‘一官得成，可享十年之贵；五官俱成，贵老终龄。’像这位老人家，”他指着眼前一位须发皆白，精神朗朗的老人说，“眉宽而长，弯如新月，高踞额中；两眼黑白分明，瞳仁有光；鼻梁端正，印堂平阔，皆是长寿之相。”他问老人道：“老人家今年高寿？”

老人答道：“七十四。”

相士一眼看到老人上衣开襟处，隐隐露出红布裤腰带梢，心下明白，便道：“您老虚说了一岁，您今年七十有三。七十三、八十四是坎年，大约您还系着条红裤腰带。”说着，他撩起老人衣襟，“大家看是不是？”

众人都笑了，老人有点窘，却两眼直望着相士，急待他说下去。

相士说：“您老人家，大放宽心，您生有鹿鼻牛口，鼻高有梁，寿永身康；口如牛唇，孝子贤孙。老人家，您老虽劳碌一生，无大富大贵之命，可是，至少还有12年的阳寿，而且子孙绕膝，衣食不愁。”

一席话说得老人十分高兴，点头微笑，掏出五枚铜元给



了相士。相士随手扔在地上铺着的一方布上。

那是一块长方形的旧白布，中间大书“赛半仙”三字。两侧另有两行小字：“相面测字”“推演周易”。但是，布上只有一块小学生用的石板和几根石笔，是测字用的。并无卦盘爻筒之类。

这时挤进一个人来，不足三十岁年纪，面皮煞白，细高身材，穿着也很讲究。向相士说道：“先生给我看看。”

相士定睛打量他一下，说：“请看看掌纹。”

那人把左手伸过去。相士看了掌纹，又在他脸上望了望气色，猛然高声说道：“你有十个老婆。”

众人听了不禁大笑。

那年轻人却全身一震，往后退步。那相士却攥着他的手掌不放，继续说道。

“阁下生得一双好眼啊。眼为人之日月，可惜眼虽大而无光，如日月之昏昏，且凸暴内视，若彗星之流逝，实为淫邪之相。眉齐而短，是风流眉。鼻子倒还丰隆，鼻乃财星，似乎财气尚可？”他望望那年轻人，年轻人连连点头。相士又说道：“财气虽好，可惜鼻虽丰隆，却是准头垂肉，仍是贪淫不足之相。再看阁下人中亦窄，相书云：‘准头下面是人中，沟洫皆从此路通，若是偏枯兼狭窄，子孙无份守孤灯。’故阁下虽然十个老婆有余，而子孙无得一个——请恕在下直言：耳薄如纸，耳廓灰黑，乃招灾惹祸之相。手掌黄而干薄，纹紧如须，肉枯无色，且有一条夜叉纹直趋而上。兄弟，不是愚兄说你，你贪淫过度，阴德有伤；气血晦暗，终必……”他不肯再说下去。

那人吓得一脸惊慌之色，众人却听得发怔，不甚明白。怪的是那年轻人明显地是全听明白了，被说中了，而且被揭